

## 劳绩与诗

上海市进才中学 高三年级 丁若昱

有人说，只有感受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才能体验到人生的乐趣。我想，万事万物讲究个“平衡”终究是不会错的。

今人陷入欲望怪圈，上班族总想着升职加薪，学生族一味刷题要争第一。没有看轻这种上进心的意思，只是我们有时也该停下来，想些问题，休息一下，否则即便到达了最初自己设下的目标，我们依旧不会拥有乐趣，只是机械地、仓促地设下又一个目标罢了。网上有一句话很火，生活不应该只有眼前的苟且，我们还有诗和远方……寥寥数语中又是暗含了生活中的平衡，眼前与远方，苟且与诗意。

诚然，眼前是重要的，甚至是必要的，尽力过好眼前的生活是展望远方的最大前提，因此我们需要工作、学习，努力进取，或许有时也需要“苟且”。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真正的乐趣，因此我们需要诗意，需要闲适，需要学会在人生这场漫长的马拉松中适时地慢下脚步，而后才能迈着更轻快的步伐冲向理想的远方。二十多年前，某大报上印着醒

目的标题，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，那么二十多年后，隔着整整一代人，我们是不是能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？两个怪物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碰头了，不打不相识。从此达成平衡，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，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。所谓开放时代，所谓平衡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对别人来说是那样，而对于身处高三的我们而言更是这样。寒窗苦读十余载，身边多的是终日埋首于课本、近视度数日益加深，成绩却不见成正比回报的“莘莘学子”，也不乏每天打打球，下下棋，跑跑步，却次次考试都轻松占据班级前三的“学神”。究其学习方法的异同，也无非就是那几句“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”，字面意思倒是浅显得小学生都能明白，可内里蕴含的“平衡”之道却鲜少为人理解。

脑海中又浮现出的是被称为“诗人中的诗人”荷尔德林的那句话：“充满劳绩，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对于这种境界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

## 让快乐 长久伴随我们

上海市大境中学 高二(4)班 张一诺

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拥有不同的目标，我们学生渴望有好成绩能考入名校，白领渴望事业顺利节节高升，年轻的父母渴望生活美满家庭幸福。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经历着或是成功的喜悦，或是失望的忧伤。而如何平衡得与失的关系，是需要我们学习的。

萧伯纳曾说：“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是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，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。”当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、奋斗，但却迟迟未有收获，正如站在跑道上的运动员在一声枪响后冲向终点，却被身边的对手逐一赶超，那一定心里不好受，也会伤心。但也可能正是因为未达到目标，接下来可能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去追求目标。当然，也许达到目标，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后，悬在我们眼前的目标没有了，于是丧失了新的前进动力。

因此，我想那份正在追求的目标暂时未达到，也不一定是坏事，我们可以继续追求，期待一份得到的快乐。那么

成功达到目标就不是一种快乐吗？答案当然不是，达到目标我们肯定是快乐的，关键是你还有没有新的目标。我觉得达到目标是快乐也是激励，接着应该有新的目标放在眼前。我们把成功看作是半道上的一个小站点，前面还有目标，我们的人生就能够一直往前走、不停息，永远可以获得人生的乐趣。

叶兆言说过：“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开始、苦熬、结束，苦熬就意味着写作。”没有成功是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的，也许努力的过程很艰辛，但是这份艰辛的痛苦与成功的喜悦相辅相成，这便是快乐的过程。

也许世上确有“天上掉馅饼”的幸运，但我更相信世上更多的仍是通过努力去获得成功喜悦的平凡人。昙花一现的美丽为我们所惊艳，可这份美丽常常转瞬即逝。于是人们便去寻找可以常开常艳的花，我们循环着这一周而复始的状态，快乐也就长久地伴随着我们。

### 【她说】

## 迟子建：写作，犹如用指甲刮开霜雪

近日，迟子建的新作《群山之巅》收获了不少奖项，她说，创作“群山之巅”时想起了17岁时第一次乘火车夜行。

“这部小说我在北极村出生，在大山里成长，十七岁第一次坐上火车，到大兴安岭师范求学。由于学校初创，隆冬才开学。我还记得夜半时分，我在塔河站，登上了一列绿皮火车。由

于座位临窗，这让我觉得自己靠近了一盏灯，好像光明的世界就在眼前。车行不久，我不顾黑夜正拉着沉沉的脸，用指甲刮开蒙在玻璃窗上的霜雪，透过一个圆孔，去看窗外。”

“在回顾《群山之巅》的写作历程时，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离开龙盏镇那样的小镇，第一次乘火车夜行的情景。世

界的霜雪，依然厚厚地蒙在人生的玻璃窗上，尽管我已年过五十，但仍然像十七岁时一样，热衷于用指甲，刮开霜雪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不同的是，我手中握着一支沧桑的笔了。这支笔有山河滋养，有一颗对文学不倦的心所依托，该是不会枯竭的吧。”

